



诗林折枝

麦子熟了

建平

大地母亲，融化了四季的苦难
孕育着每一棵麦苗
走过寒冬，挣脱襁褓
在春风中释放出最早一抹青翠
装点着农民的梦想
穿上绿装，拔节分蘖
从母汁中汲取养分吐穗扬花

在夏日的骄阳中矫正身姿走向金黄

历经风雨寒暑，庄稼人
从未放弃过与麦子一同生长
从播种到收获
一季又一季重复着与病害的抗争

也沧桑着岁月的年轮
虔诚的执着感动了大地的馈赠
生命的坚韧丰满了每一颗麦粒
麦子熟了
田野里回荡着“布谷——布谷”
农民们露出憨厚的笑容
犁耙把雕刻着希望的场景

走上田垄，与踮着脚尖的麦子肩并肩
接受阳光的洗礼
聆听麦浪，传递着丰收的胎音
小满刚过，饱满的麦穗像极了朴实的农民
心怀对大地的感恩
铺展开画卷，奏响了丰收的序章



人生况味

一九七七，我的高考

王聚臣

又是一年高考季。每当看到一张张年轻的脸，意气风发地走进考场，不久，又欢天喜地地捧着录取通知书，踏进心仪的大学校园，我就会隐隐地从心底升起一股醋意：今天的孩子们真是太幸福了！他们参加高考是那样的顺利，只要成绩合格，一切都是顺理成章，完全不像我们当年那样，想参加高考都很困难。我是1974年高中毕业后回到生产队参加劳动的。那时候不兴考大学，农民的子女上完高中后唯一的出路就是回生产队参加劳动，挣每天三四毛钱的工分。虽然也有过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的政策，但条件特别苛刻，对于普通社员的孩子，特别是像我这样出身成分有点问题的孩子来说，想获得被推荐的机会，简直是白日做梦。

1977年10月，突然传来好消息：国家要在今年全面恢复高考，不论学历，不论成分，也不卡年龄，人人都能参加，任何人一律不得阻挠。注意，是“一律不得阻挠”！这天大的喜讯让我流下了幸福的泪水，我又可以上学了，并且有可能上大学，以前，这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啊。

接下来是复习。时间非常紧迫，离考试只有一个月了，我只好硬着头皮去请假。生产队的领导知道情况后，给我准了一个月的假期。复习开始了，那真叫老虎吃天，无从下嘴呀。

高中两年一大半时间都去批林批孔了，根本没有系统地学习高中课程；毕业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天天要出工，又没怎么看书（家里实在也没

什么书可看）。所以，哪里是重点，哪里是难点，心里一概没底。同时请假复习的几个小伙伴也都是半斤对八两，谁也没什么高招，大家像无头的苍蝇到处瞎撞。这期间，新乡师院的老师，曾经来我们公社对考生进行过辅导，但一两千人挤在公社戏院的大房子里听课，尽管大家屏息凝神，依然听不清老师在说什么，台上讲得辛苦，台下听得难受，效果可想而知。去了两次我们失望而归。后来，幸亏姐姐不知从哪里弄来几本复习资料——手工刻印又手工钉在一起的材料，我们如获至宝，读啊，背啊，写啊，算啊，复习总算有了路数。但可悲的是，我们盲人瞎马的复习有很多是做了无用功，不少内容都不在考试的范围。

然而，不管复习得好坏，时间是无情的。历史的车轮重重地碾过了我这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月光！1977年12月10日至12日，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就要开始了。“站出来，接受祖国的挑选！”这是我们那代青年人共同的心声。我有幸成为这批青年中的一员，我感到幸运和自豪！如今，尽管40多年过去了，可一提起当年的那场高考，我还是难掩心头的激动。

考试的前一天下午，妈妈破天荒的在非非节日的日子里为我和姐姐烙了白面油饼，作为我们两天考试的干粮。太阳偏西的时候，我带上干粮，兴冲冲地和几个伙伴出发了。我们要去参加人生中的第一场战役。考场设在我们家东边七八公里远的公社高中，那里是我的母校。那年头儿没有车，

连旧自行车都没有一辆，大家照例坐“11路”（步行）到学校去。这条路我曾经走过两年，但今天不同往常。一路上，我们不觉得劳累，只有兴奋。大家七嘴八舌谈论着戏文里进京赶考的秀才，憧憬着自己美好的未来。我看到，路两旁的田地里，麦苗已经绿油油一片了，那满眼的绿色，预示着来年的丰收；打谷场上，庄稼的秸秆在冬日的照射下泛起温润的光辉，全没有了往常冬季的枯寂和苍白；我仰望天空，天空是暖暖的橘黄色，而太阳，则像一面金色的战鼓，高挂在天幕上，默默地为我们敲响着前进的鼓点……我心里快活极了，脚步格外轻松，七八公里的路程，竟比平时早到了半个小时。当天夜里，我们借住在学校附近的一个亲戚家里。

第二天，9点开考。我们提前几十分钟赶到学校。我突然感到母校气氛比平时严肃了许多，几乎所有的墙壁上都贴着有关考试的标语，教室门前用白灰划出考场警戒线，教室门上都用红纸写着考场号，课桌上贴着考生座位号；院子里，带着红袖标的保卫人员在站岗、巡逻，公社卫生院的几个医生挎着药箱严阵以待……这一切是前所未有的。我们放轻脚步进入考场。如今条件好了，每人一张桌子，而我们当时是两人一张桌子——因为考生太多，课桌不够用啊。随着答铃声响起，这场关乎一代人命运的高考终于开始了。考场里，除了人们的呼吸声和监考老师轻微的脚步声外，就只听见笔尖叩击考卷的“笃笃”声。两位监考老师，一个站在讲台上察看全场，一个在台下来回巡视。两人的神情都很庄严、很专注，毕竟这样

的场面他们也不曾经历过啊。由于底子太薄，又加上头天晚上没有休息好，我的考试发挥得并不理想，回到家后，听到姐姐也有类似的抱怨。但不管怎样，在祖国需要的时候，我们勇敢地站了出来，接受了祖国的挑选，这是永远让我引以为荣的事情。

接下来是漫长的等待。终于，1978年1月底喜讯传来，我和姐姐双双被预选上了！这一消息不啻一声惊雷在村中炸响，在大多数村庄高考录取呈现白板的情况下，我们家同时考上了两个人，这在全县也是为数不多的。接到录取通知书，我喜极而泣：感谢命运的眷顾，感谢党和人民给了我如此宝贵的机会！消息不胫而走，亲朋好友纷纷前来祝贺。他们夸我们有志气、有本事，为村里争了光，为家族添了彩。我的父亲也成了方圆几十里的名人，大家夸他教子有方，有的人还大老远地跑来向他取经。

入学的时间是1978年4月10日。开学的场景有点奇特：同学们有的是兄妹，有的是叔侄，有的是夫妻并且已经有了孩子，听说还有父女同班的……这样的情形，恐怕在中国乃至世界高考史上都是少之又少的！把这些说给今天的孩子们来听，他们一定会觉得匪夷所思，难以置信。但我却可以负责任地告诉现在的孩子们：这一切都是真的，这是那个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这种现象今后不会再有了，也不应该再有了！你们，赶上了好时代，你们是幸福的、幸运的，祝福你们，愿你们珍惜宝贵的青春，学有所成，报效祖国。

便将红包塞到他的裤兜里。

当同学们纷纷效仿我掏出红包时，只见侯成功脸上露出温暖而真诚的笑容，将我的红包重新塞给我，豪爽地说：“随什么礼啊！大家能来捧场就是给我最大的面子了。”这样，来的同学，每个人面前的餐垫下面，都有我事先藏的红包，每人100元，就图个吉利热闹，大家装在身上咱们就开席，不然就是看不起我！”

大家半信半疑，掀开各自的餐垫一看，都愣住了，下面果然暗藏玄机，都有一个红包，没想到侯成功真的说话算话。大家纷纷推辞，但他却执意要我们装起来：“你们能来，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这红包，必须收下！”

盛情难却，我们只好收下了红包。手里握着那沉甸甸的红包，心里五味杂陈，难以言喻。我们明白，这红包里装的不仅仅是钱，更是老同学对我们的一份深情厚谊。

走出门市部，阳光依旧明媚，心情也格外舒畅。我们议论着侯成功的豪爽和热情，感叹着同学之间的真挚情谊，探寻着他事业能够成功的奥秘。

从那以后，侯成功的门市部便成了同学们的聚会点。每次去，总是受到热情招待，仿佛我们就是他最亲的家人，大家也全力以赴地帮助他拓展装修业务。而那个开业时的红包，也成了我们心中难忘的记忆，见证着同学之间珍贵的友情。

生活就是这样，有时候，每一个感动的瞬间如温暖的阳光，照亮并温暖人心；一个简单的举动，一分真挚的情谊，就能让人铭记一生。侯成功门市部的开业，不仅开启了他新的人生篇章，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彼此之间的友情和缘分。



人间真情

亲情如花 岁月生香

王海枝

时光的长河漫过四季，亲情是河床上永不枯竭的泉眼，以细碎的浪花浸润着生命的每一寸土壤。它从不是惊涛拍岸的壮阔，而是晨光里沾露的草叶，是暮色中归家的灯火，在最寻常的日子里，绽放出穿透岁月的温柔。当亲情在苦难中抽枝发芽，所有的风雨都成了花开的养分，所有的疼痛都在花香中悄然愈合。

那个北风呼啸的冬日清晨，命运的骤雨毫无征兆地砸向我们的生活。一向能扛起整座山的父亲，因一氧化碳中毒陷入混沌。曾经总在餐桌前为我们夹菜的手，此刻只能颤抖着抓起任何触手可及的食物；那双曾装满故事与威严的眼睛，如今盛满陌生与空洞。他像个迷失在时光里的孩子，大小便失禁，在病房里蹒跚踱步，甚至会从侄辈手中抢糖果——那个曾为我们遮风挡雨的背影，此刻蜷缩在病床上，让我们的世界瞬间倾斜。

然而爱的根基早已在血脉中深扎。哥嫂如春日里的园丁，用耐心修剪着生活的枯枝。嫂子轻抚母亲斑白的鬓角，温柔的像在梳理一段甜蜜的时光；哥哥奔波于医院与单位之间，提包里总装着父亲爱吃的糖果，早餐盒里的小米粥永远保持着适口的温度。清晨他们让第一缕缕清香朝阳溢进病房，那些升腾的热气里，裹着未曾出口的牵挂。

大姐家的屋檐下，同时承接着两份沉甸甸的责任。93岁的婆婆需要昏昏侍奉，病中的父亲更离不开半步照料。大姐夫这个总把笑意藏在皱纹里的汉子，用宽厚的手掌握住父亲嶙峋的手腕，在楼下的香樟树下慢慢踱步。他记得父亲年轻时爱哼的豫剧调子，散步时便轻声唱起，老人浑浊的眼睛里偶尔会泛起涟漪；厨房里，他变着花样做父亲爱吃的酸汤面，面条煮得烂熟，汤勺吹了又吹才敢递到唇边。而大姐则用她的坚韧编织着守护的网，父亲频繁更换的被褥刚取下，她已在洗衣盆前搓洗到指尖发红；深夜里只要听见床栏响动，她立刻从折叠床上弹起，哪怕自己因长期睡眠不足而头晕目眩。那个冬夜，父亲跌倒在便池旁，大姐使出全身力气去撑起父亲笨重的身躯，泪水砸在父亲苍白的脸上，惊醒的父亲嘴里念叨着：“我这是咋了，这是咋了？”



麦场

薛宏新

在河南这片厚实的土地上，麦场是个有说道的地儿。它不光是收麦时节里，那麦子脱粒晒干的场子，还藏着咱庄稼人一年到头的盼头和念想。

记得小时候，一到麦收，村里头就热闹得跟过年似的。麦场，那可是主战场，老少爷们儿，扛着木叉、扫帚，拎着篮子，拖着板车，浩浩荡荡就奔着场子去了。

日头刚冒红尖儿，场子上就已经开始忙活了。麦捆子一车车地拉来，码得跟小山似的。那麦穗子，沉甸甸的，金黄色的，在晨风里轻轻摇晃，就像是给咱庄稼人招手哩。大伙儿也不含糊，挽起袖子就开干。木叉一挑，麦捆子就飞到了半空，划过一道好看的弧线，稳稳地落在场子中央。接着，就是碾场了。那老黄牛，拉着石磙子，一圈一圈地转悠。石磙子沉甸甸的，压在麦捆子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就像是给麦子唱着催眠曲。麦粒儿在石磙子的碾压下，渐渐地从麦穗子里挣脱出来，嵌进了松软的土里。

晌午头，日头毒辣辣地照着，场子上热得跟蒸笼似的。可大伙儿干劲十足，汗珠子顺着脸颊往下淌，也顾不得擦一把。男人们光着膀子，挥着木叉，那肌肉在阳光下闪着古铜色的光。他们一边干活儿，一边哼着小曲儿，那曲儿里透着对丰收的喜悦，对土地的热爱。女人们呢，在家忙着烧水做饭。那大铁锅支在场子边，柴火熊熊地烧着，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地冒着泡。不一会儿，饭菜的香味儿就飘满了场子。那味儿，有女人亲手烙的葱油饼的香，有新蒸的馒头的甜。大伙儿放下手里的活儿，围坐一起，大口大口地吃着饭，喝着汤，那滋味儿，比啥都强。

碾完场，就该扬场了。男人们拿起木锨，一锨一锨地把掺着麦秸秆、碎土的麦粒儿铲起来，往空中一扬。那麦粒儿就像金色的雨点，在空中划出道道美丽的弧线，然后轻轻地落在干净的地面上。麦秸秆和碎土呢，就像不听话的孩子，被风一吹，就飘到了旁边。粪蛋爷扬场的姿势可好看了，那木锨在他手里就像是个听话的玩意儿，想咋摆弄就咋摆弄。俺在一旁看

了，为了陪父亲做高压氧舱治疗，大姐的左耳被舱内压力损伤，渐渐听不清声音。但她依然每天准时出现在治疗室门口，像棵执着的向日葵，永远面对父亲康复的方向。“爸，今天桃花开得真好！”她指着治疗舱外的图片，用夸张的口型和手势与父亲交流，仿佛那些盛开的花瓣能穿透玻璃，在老人的心里种下春天。

我在视频里见证着这些细微的奇迹。每个周末，爱人都会开车载着大姐和父亲驶向郊外。在杨和寺的桃林里，父亲的手第一次颤巍巍地抚摸花瓣；柳叶泉的钓竿被他紧紧攥着，尽管钓线早已漂远；在获嘉的老店里，他咬着饴饼，嘴角沾着汤汁笑出了声——这些曾被病痛偷走的瞬间，在家人的陪伴中慢慢拼凑成完整的画面。小妹夫妇从老家赶来，妹夫总会先打来热水为父亲擦身，小妹则坐在床边，轻轻捋顺老人乱了的衣角，那些曾经因琐事产生的隔阂，在父亲逐渐舒展的眉头发，都化作了春风里的细沙。

转机降临在那个槐花飘香的夜晚。加班时手机震动，陌生号码里传来带着口音的呼唤：“海枝吧……”那声音像破冰的春水，像久旱的甘霖，让手机中的文件散落一地。视频里，父亲正握着大姐的手，虽然有些颤抖，却清晰地说出了每个家人的名字。我们曾在漫长的黑夜里数过无数颗星星，此刻所有的星光都汇聚成他眼中的光芒。

如今再看这段时光，亲情原是最坚韧的花苞，越是风雨如晦，越要在苦难中扎根。父亲是我们的眼，而我们是枝干上的繁花，每一片舒展的花瓣里，都藏着哥嫂的晨曦、大姐的星光、小妹的月光，藏着每个平凡日子里不期而遇的温暖。当爱的根系在岁月里深深缠绕，苦难便成了滋养的春泥，让亲情之花在时光的枝头永不凋零。

我们终究明白，世间最动人的风景，不在远方的山巅，而在家人围坐的灯火里；最强大的力量，不在惊涛骇浪的誓言中，而在日复一日的坚守里。愿我们永远记得为根系浇灌，让亲情之树长青，让那些在苦难中绽放的花朵，永远散发着岁月的芬芳——那是家的味道，是无论走多远，都能循迹归来的方向。

得入了迷，心里直痒痒，也想试试。可粪蛋爷说：“小子，这活儿看着容易，做着难，得下苦功夫哩。”

傍晚时分，场子上的活儿干得差不多了。麦粒儿被装进了麻袋里，码得整整齐齐的。那麻袋，胀得鼓鼓的，就像是吃饱了饭的娃娃。大伙儿坐在场子边的草垛上聊天，时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

俺瞅着这麦场，心里头有说不出的感慨。这场子，见证了庄稼人的辛苦和欢乐。春天里，咱在这儿撒下麦种，盼着有个好收成；夏天里，咱在这儿挥汗如雨，收割麦子；秋天里，咱在这儿晒粮食，准备过冬；冬天里，这场子虽然闲着，可咱心里头还惦记着它，惦记着来年的麦子。

这麦场，它就像是咱庄稼人的魂儿。咱在这片土地上生，在这片土地上长，这片土地养活了咱一代又一代人。咱对这片土地，有着说不出的感情。那土地里的麦子，就像是咱的孩子，咱看着它一点点长大，一点点成熟，心里头别提多高兴了。

夜深了，场子上静悄悄的，只有那远处的虫鸣声，还在断断续续地响着。俺躺在草垛上，望着天上的星星，心里头想着这糙麦场，想着咱庄稼人的日子。俺觉得，这日子虽然苦点儿，累点儿，可心里头踏实。因为咱知道，只要肯下力气，这土地就不会亏待咱。

这麦场，它不光是个场子，还是咱庄稼人的希望，是咱庄稼人的根。咱离不开这麦场，就像鱼儿离不开水，鸟儿离不开天空一样。俺想着，等俺老了，走不动了，也要坐在这麦场边，看着年轻人在那儿忙活，心里头肯定美滋滋的。

俺闭上眼，听着那远处的虫鸣声，渐渐地进入了梦乡。在梦里，俺又看到了那金黄色的麦穗儿，看到了那忙碌的麦场，看到了咱庄稼人那一张张的笑容……



榴花

小小说

开业红包

王景斌

说，开业是个大事儿，或者说，收到祝贺红包是讨吉利的事儿，一般人还是挺看重的。

既然答应了，就必须信守诺言。按照承诺约定，下午我便开始一个个拨打电话联系同学们。

“志新你好，咱老同学侯成功装修公司本周日开业，委托我邀请你前去捧场，看看有时间没？”志新姓杨，高中毕业后毅然选择了参军，由于在军队汽车连积累了经验和技能，退伍后当了大货车司机，无论寒冬酷暑，总是风里来雨里去，驾驶着庞然大物奔波在路上，大卡车成了他的第二个家，虽然收入可观但也很辛苦。“开业是好事啊，可真不好意思，我出差正往辽宁沈阳送货，周日怕赶不回去，替我道个歉啊，咱们改日再聚！”正握着方向盘的杨志新无奈地说，“人生就是这样，为了生计而拼搏，都不容易啊！”

挂了电话后，我又致电另一位叫宋晓红的女同学，电话里她犹豫了一下，表达了顾虑：“这种场合我去不合适吧，肯定要送红包吧？哎，最近小女儿的补习费用刚交，下个月还有房贷、车贷……”“没事，你先忙吧，如果有困难，需要同学们帮忙的，随时告诉我哦。”听到对方一番述说，感叹生活的艰辛和不易，我连忙知趣地挂了电话。

随后我又借助着同学通讯录继续联系，在接连不断的通话过程中，他们各自吐露了肺腑之言。

“去是要去的，就是随礼这件事，最近手头有点紧。”

“同学之间婚丧嫁娶一定要去的，这开业的事就免了吧！”

“同学请我也是看得起我，捧场也是应该的吧？周日我一定把所有的事情都推了，你看行不？”

我四处寻觅着每一个角落，也没有发现有礼账桌，于是想着等中午用餐的时候再将红包塞给侯成功。此时店里已经来了不少宾客，都是侯成功的亲朋好友和邻居。大家围坐一起，聊着天，分享着开业的喜悦。

想起兜里的红包，我四处寻觅着每一个角落，也没有发现有礼账桌，于是想着等中午用餐的时候再将红包塞给侯成功。

时值正午，开业仪式圆满结束。来到二楼包间，工作人员热情招呼我们坐下，沏上热茶，每人发一包烟，顺便给我们介绍装修具体业务。同学们刚好一桌，围坐一堂，聊着往事，谈着未来，气氛温馨而欢乐。

侯成功安顿好其他桌的客人后，来到我们这一桌坐下，招呼大家用餐。我悄然来到他跟前，私下告诉他同学们都带红包的事儿，说着我